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七

忠義三

曾忘 弟悟　劉汲　鄭驤

呂由誠　郭永　韓浩 朱庭傑 王允功 王薦 周中 辛附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彦仙 邵雲 宋炎 呂圓登附

趙立 王復 鄭褒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曾惪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溫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巴拜為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蔵匿不覺察者皆死惪獨不往為隣人糾察逮捕見巴拜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

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巴拜曰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窖瘞其屍金人去悳弟朝散郎㥚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㥚子宲兄子宧皆將仕郎方遇難時宲甫四歲與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張得蘇顧見宲亦蘇尚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宲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悳從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

為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劘之屍體無存者妻叅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為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鄢陵縣奉行神霄宮不如令以京畿輔運使趙霆奏徙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為妖言以應靈素汲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於誅殺率取特
旨以快意汲每白府奏罷之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
對客輙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
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
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
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
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
行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

傳詔撫諭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三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為戰守計詔鄧州備廵幸汲繕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直

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諜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

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違者從
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畀將兵
三千逆戰及命蘄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犄之汲自以
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畀軍中麾
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鬭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
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
此為國家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謚忠
介

鄭驤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驤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驤曰若令約二税為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通判岢嵐軍改慶陽府姚古奏為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渭易熙奏辟幕下地震秦隴金

城六城壞驤為盖言六城熙河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官賜緋衣銀魚唃厮羅氏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氊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練使至是党征自西寧求歸貫懼事露議者希貫意欲絶之驤謂貫欺君請辨其偽貫怒將厚誣以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驤按格為常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驤奏

乞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
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廵近甸金陵南陽長
安為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
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
以迄陜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决不報
金將羅索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
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
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驤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

士謚威愍詔賜廟愍節驤在熈河嘗摭熈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為拓邉録十卷兵将蕃漢雜事為别録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為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賛普迄溪巴温董氊世族為蕃譜系十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畧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酒税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營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貳逃

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歛兵聽命以功遷秩尋擢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縣王中立种諤往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邑役夫多潰去唯由誠所部分無失者尋改知乘氏縣丞相呂大防為山陵使辟為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温縣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薦由誠剛正有家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合且憂其蓄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襲慶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

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群盜所在蠭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圮糧竭於是晝夜為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驕多內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為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羣盜中救援皆絶孔彥舟以鄆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衆尤殘暴攻由誠示

必取由誠夜焚其攻且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為忽

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

爭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

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

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

不顧與令佳同遇害子儆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

還者南北隔絶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

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彛于江陰知令佳與由誠同死被

褒典乃䛕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為通奉大夫與二子恩澤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謬為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歛諸大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

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
命令有按劾而歸耳府不敢廹縣有潭出雲雨歲旱巫
乘此譁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
遣卒數輩號警盜剌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迕永械
致之府府為并它縣追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
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
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它大
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

則老稚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録參軍府事無大小永咸決之吏有不能辨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録耶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

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

檄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掎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彦為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没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會范瓊脅邦彦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剉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

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譊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立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

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
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
幅巾而入尼堪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
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永永瞋
目瑿曰無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
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
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無不以手加額為
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

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博通古
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
名節者未甞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顔真卿爲人克
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甞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
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
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顚沛者公等足與爲
治乎充大慙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絶或
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絶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

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彊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亦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没浩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允功薦各官其家一人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乗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紹興六

年以周聿請贈官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學教授南安軍司録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郡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

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急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張忠輔宣和末為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於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紿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李彦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閑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瞯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嘗為种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彦仙以效用從河東軍諜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陷彦仙拔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彌大與語壯之留為裨將戍

殽澠間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虚合西兵入援彦仙遮說曰殽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陜可為後圖致虚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彦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觜民争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令尉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觜彦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辟初金人得陜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彦仙隂遣士厠其間金

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湟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彥仙

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頼其力復虢州金將烏魯薩巴再攻陝彦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羅索悉兵自蒲觧大入彦仙伏兵中條山撃之金兵大潰羅索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彦仙度金人必併力来攻即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晋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縣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貽書勸彦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彦仙不

從羅索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煑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間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檄都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陜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

登楊伯孫自外来援間關傷仆僅有至者彦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觧甲羅索雅奇彦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彦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彦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彊弩一發斃之設鈎索曰鈎取金人舂䲔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彦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

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
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
惟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建廟
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五頃紹興九年宣撫
使周聿請即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人徙其
廟閬州乾道八年易謚忠威彥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
犯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
樂為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潤猝遇金人衆愕

貽彦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觧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彦仙追襲於隘躪死相枕藉以東皆下陜獨存金人必欲下陜然後併力西向彦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絶金人怒屠其城金陜遂没裨將邵雲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並贈官録其家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辟山谷時出

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為兄弟聞胡夜义者衆彊乃舉所部聽命李彦仙嘗假夜义官夜义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彦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彦仙遣客説以義遂来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羅索欲命以千户長雲大罵不屈羅索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摘肝罵不絶吕圓登夏縣人嘗為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淆澠間彦仙保三觜圓登歸之功最多為愛將城垂破以兵

來援身重創持彦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身方卧聞城陷遽起戰死

宋炎陜縣人蹶張命中補秉義郎先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羣起立數有戰功為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

巵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侑先去州教授鄭褒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乃盡結鄉民為兵遂復徐州詔授思朔郎權知州事立奏為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為朝廷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莽為盜區立

介居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將軍昌圍楚州急通守賈敢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詺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烏珠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烏珠怒乃設南

北兩屯絶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參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絶不與通

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叔麥野生澤有鳬茨可采後皆盡至屑榆皮食之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将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觀望獨海陵岳飛僅能為援而衆

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踰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絶圍益急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絶年三十有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聞楚乏食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道先致

三千斛未發而楚失守矣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為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胄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捽而斬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善撫馭無敢私隙仇視金人言之必嚼齒而怒所俘獲磔以示衆未嘗獻馘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賊必滅豫乃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咨傾下之金人不敢斥其名園

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
負國家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
累月終無至者立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
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
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為金人所
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訃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明年金人退得
立屍譙樓下頬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為立祠名

曰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
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
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尼堪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
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尼堪欲降之復慢罵
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
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

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
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
畧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乗城拒守
會州陜宣撫副使胡世将檄忠植以所部赴陜西會合
行次延安叛将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
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薩里罕不
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
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来招降顧将士勿

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薩里罕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将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巴拜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巴拜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為趙氏鬼耳巴拜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

言斯人為乃顧鄰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

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帕克巴

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為立廟賜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廹京師震時為小校率所部

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

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縛諸庭柱臠

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

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為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

嘉魚值亂兵起迺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叛一夕數千人麇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己求道罵愈厲賊斫其胛拔出其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興陂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賀瑛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八

忠義四

崔縱吳安國附　林冲之子郁從子震霆附

滕茂實　魏行可郭元邁附

閻進附朱勣　趙師檟

易青　胡斌

范旺　馬俊

楊震仲史次秦郭靖附　高稼

曹友聞　陳寅賈子坤劉銳蹇彝何充

許彪孫張桂金文德曹顏胡世全龎彥海江彥清　陳隆之史季俞附

王翊　李誠之秦鉅附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

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卲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為後

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太學進士累官遷考功郎官以

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死王事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林沖之字和叔興化軍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名為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守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沖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

從之奉聖州旣二年過庭卒金人逼沖之仕僞齊不屈
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
漸使飲茹以義命自安鬚髮還黒病亟語同難者曰某
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讐未復耳南向一
慟而絶僧窆之寺隅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子郁
從子震霆郁字龔休宣和三年進士再調福建茶司幹
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卒皷譟
取庫兵為亂殺轉運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管文字

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字時專崇寧元年進士仕至秘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進士勅令所删定官詆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即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為忠義林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脩祭享以勸忠義云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

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為金人所留時茂實兄絢通判代州已先降金尼堪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即自為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黄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廹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

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誅拔歸錄所爲哀詞言於張浚浚以誅爲陜西轉運判官上其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補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時河北紅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爲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

行可嘗貽書金人謦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十三年張邵來歸言行可執節沒於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愬于朝遂贈朝奉郎秘閣脩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復官其一孫行可之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為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焉

閤進隷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

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為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刅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進武校尉朱勣亦從之分在尼堪所勣見尼堪數日遽求妻室尼堪喜令擇所虜內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尼堪大怒勣含笑死梃下

蓋勸求妻者所以固尼堪也

趙師檟以罷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屬製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檟統卒數百往戍既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檟迎敵于林嶺身為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檟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檟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檟仰天大呼曰師檟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尤溪之民為之立廟戰處樞密王埜請加褒

贈乃贈武節郎與一子恩澤

易青者為都督行府推鋒軍効用初廣東賊曾衮本軍士也已受詔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與推鋒軍統制韓京會於恵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刼衮營青在行中為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調續曰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黄牓来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焚

之青死罵不絶口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閤門祗候官為薦祭焉

胡斌為殿前司将官童德興提禁旅戍卭武江閬寇作知卭武有倫未敢犯會㨂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斌将弱卒數百留城中紹定三年閏月已夘盜衆大至他将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

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仆事聞贈武節大夫録其後一人樞密院編修官王埜言邵武民即斌戰地立廟請就以武節為廟額從之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廵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砦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忽剔其目而

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
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
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為設像城隍
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
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祀之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德
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為謀主約翌日晝㸃城中少壯
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

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後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頬九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卧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三年贈俊脩武郎為立祠號登勇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

自武興而來為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
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
死脫去為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疋絹纏身斂以小棺
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䳱飛代震仲趣其行益
急䳱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夜漏至
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斂
而寘于蕭寺闔郡為之流涕震仲之未死先遺家人書
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

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蜀帥安丙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二字表其里曰義榮吳獵宣諭西蜀為之請廟與謚名其廟旌忠謚曰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遷延固避偽知大安軍郭鵬飛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末生附子傅之比至目益腫次秦母年高而賢聞

次秦為曦所招即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
取信以訃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改秩為
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
檢也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
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内無餓死者曦
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厓
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為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
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為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

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卭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嘉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内艱免喪辟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聞其名改辟本司幹辦公事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鄭損為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贊閫有勞未幾改知綿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之此蓋紹興隆興之間得旨為之者令下民疑為之罷市稼亟出私

錢以給中下户稼弟定子時為總領所主管文字相與徵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僅濟歲大饑有司置弗聞稼損槖中裝市粟以食之全活甚衆損之入蜀也稼同産弟了翁誦言于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寶慶三年元兵至武階損棄沔而遁桂如淵鎮蜀辟通判沔州尋檄兼幕職稼首言蜀以三關為門户五州為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

之乃狘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為遊擊庶其前靡所掠後弗容久𠧧兵由東道以入如㴾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為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為言諸朝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

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名青座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廹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趨沔自至西縣援之如淵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為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州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

義關表復讐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
決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之衆萬人
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碧寨七方之師皆
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名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
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既罷李𡌴代
之以稼久勞請改畀内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
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遽罷
之又削二官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宣撫使黄

伯固辟稼知閬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呐以叅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為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會召還彥呐密奏留稼以直秘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叅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擔垂槖以入劒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来歸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呐登原督戰

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為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嘗代彦呐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彦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名兵退守内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彦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

稼升高鼓譟噪旗鼓為疑兵彥吶至置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名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沔州先是友聞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而自將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即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汙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

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廹叅議楊約勸稼姑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来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方請稼少避稼不為動城既陷衆擁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圍之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為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為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

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縮齋類槀三十卷斯得自有傳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緜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𡌴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

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所部突陳還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力不能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為士卒先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關北兵東破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軍後進戰敗死之遂長驅入劍門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取間道過饘帽山至青蔿埧戰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魯珎

為陳隆之所斬珎部曲肆焚刼友聞討斬其將郭虎蔺廣楊仲等餘黨散去檄知天水軍北兵入鳳州畧河池抵同慶友聞客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畧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青蒿谷前後大戰數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自西

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為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制置使趙彥吶俾節制利帥司軍馬任責措置邊面換武翼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冷水口度

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奕部將王剛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陳前左

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依舊左驍騎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州制置司帳前總管仍舊總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

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

壙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吶不以為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為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内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内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巴圖魯擁萬餘衆逹海帥千人往来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燧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

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
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
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
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
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
兵伏三百騎道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
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
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

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内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緜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駡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歎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感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褒忠謚曰節官其二子承務郎堉迪功郎萬

特贈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恃以為固已而進徙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三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廼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

城東南門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詰旦增兵復来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為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恊寅有功尤為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銳甫進七方闗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

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髙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歛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劒而死賔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脩撰賜錢三千緡即其所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華文閣待制謚襄

節

賈子坤字伯厚潼州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為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封其父崧承務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簽判改奉議郎果州通判卒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純孝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調江淮總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閱名辭會丞相文天祥辟佐

其幕辟授秘書丞擢吏部郎中丁母憂起復為右司轉
朝散郎厓山師敗純孝抱二女偕妻年同蹈海死
劉銳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曏乘
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摶戰殺傷甚多拒守兩
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
守沔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虛實敵遂
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于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
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

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為之感慟汝鄉宣城人善射城破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裔殺之銳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蹇㚟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㚟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特官其子

何充漢州德陽人秘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預

為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于卭峽創大小兩關倉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克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克曰吾三世食趙氏禄為趙氏死不憾帥設帟幄環坐諸將而虚其賔席呼克曰汝能降即坐此克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薙其髪而髠其頂曰可殺不可髠又使署招民榜克曰我監州也可聚吾民使殺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將遣以酒茗羊牛肉皆卻之自是水飲絶不入口敵知其不

可強將爲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即死於是斬其首克妻陳罵不絶口初克之見呼也陳必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求死爾及克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方克夫婦之嬰禍也親戚勸其苟免克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先克而死惟長子士龍得免

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奕之子也為四川制置司參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為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整既降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納溪曹贛闔門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統胡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敗死咸淳二年北兵取開州守將龎彦海死之德祐元年瀘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守將江彦清巷戰

死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為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後五年提刑袁簡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合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謚立廟又有史季儉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與壻楊城夫爭相為

死各特贈兩官與一子下州文學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甞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為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熈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為叅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里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禄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

逮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使蒲東卯死之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郤復録事叅軍羅由司户叅軍趙崇啟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雍六世孫也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煋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卭守趙晨親率雅州牌手出戰力盡而死文州守劉鋭通判趙汝鄉相誓死守更迭出戰州被圍旬有五

日汲道絶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嚮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鋭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兵趙朋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慶進士胡天啟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啟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啟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啟貌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啟愈奮罵于是夫婦同死事聞翊汝嚮皆立廟賜謚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北兵

捄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捄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師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為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為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誠之以為擾使者不悦曰

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為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脩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来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益增之備樓櫓築軍馬墻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

誠之已逾蒲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横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度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斬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傳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栅誠之出兵禦之又殺

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郤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黄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榯援二郡榯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

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脩撰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于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

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瀈從父俱死特贈鉅五官秘閣脩撰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贈浚瀈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甯時鳳録事叅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

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鬭死司理叅軍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黄州之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宋史卷四百五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九

忠義五

陳元桂　張順張貴　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陳炤王安節

尹玉　李芾　尹穀楊霆

趙卯發 唐震 趙與檡 趙孟錦 方洪

趙淮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皷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逌師至元桂瞠目叱駡遂

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
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為浮議所揺耶時事如此與
其死于饑饉死于疾病死于盜賊孰若死于守土之為
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
豈可先動以揺民心敏子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
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入恩澤立廟北門謚曰正節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
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

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

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六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既抵襄襄帥吕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

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别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鼔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岍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

勢近欲合則来舟皆北兵也葢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

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為隴士之羞令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為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剌史為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遊擊砦兵籍勇而知義為侍衛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為衄且數射

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為脣齒兩城凡六年
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
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
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裨將王
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
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
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

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誼不答又射膀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聞之以為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幷中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黄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邪吾擋以死守此何可得

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来督戰會暮破侵漢樓樓火延爇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為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叅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

知朐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兵至常守趙與鑒走匿郡人錢訔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許為内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訔知常州師勇復常州走錢訔執安撫戴之泰等遂迎訔以入訔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為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没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備禦無不為之訔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炤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

以功加帶行提轄文思院常將張彦攻呂城兵敗而降因盡言常城中虛實遂急攻之焔等晝夜城守拒之不下丞相伯顔自將圍其城焔與峕持以忠義協力固守再加峕太府寺丞焔幹辦諸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為陳矢盡亦不降城破峕死之焔猶歛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焔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峕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焔直寶章閣並官

其子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為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為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即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為捍禦授閤門祗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戰鳳凰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

節與張唐守常已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巴延自將攻之屢遣使名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為贛州三砦廵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曽全胡

遇謝榮曾玉以贑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胄如蝟毛援絶力屈遂被執大軍横四槍於其項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贈田二頃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為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廹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為衡人芾生而聰警少自樹

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戸辟祁陽尉出振荒即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幙官時盗起永州招之歳餘不下芾與叅議鄧坰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遷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饑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扇民為亂民蜂起附之至數

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羣冗太湖中芾跡得其出没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官親為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福王府有廹人死者似道力為營捄芾以書往復辨論竟寘諸法嘗出閲火具民有不為具者

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黄萬石誣以贓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為湖南提刑時郡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幟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别名民兵集衡為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

中猶思所以報者今章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名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為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脩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陳元自戍蜀歸芾奏請留之戍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大元右丞阿爾哈雅既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興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

出而大軍已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之以狥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

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条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縱火焚其居忠還家殺其妻子復

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顧應焱安仁
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虚井縊林木
者累累相比繼明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
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
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迎親於温皆得
不死二王悉詔入閩官之芾為人剛介不畏强禦臨事
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强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
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凛然猶神明而

好賢禮士即之温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奬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為賦體裁務為典雅每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内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

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為叅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

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名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户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歴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隣家捄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遥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酹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

毅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楊霆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士郎銓試第一授脩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還復州司理叅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霆朱上徹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為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辨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

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
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生平輕文人以其不
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為吾何敢不敬密薦諸
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大府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
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靈隨事裁決處之
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閒田增益廩
稍選民之強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肆
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擐甲騎射者遂皆

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霆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霆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霆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為遂寧州司戶潼川簽判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

七年起為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廵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

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夘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夘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夘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别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夘發始為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

兆也夘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巴延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為具官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録二子為京官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輙喜既登第為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内牒篋中已而干震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啓其人大媿後為他官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咸淳中

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説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獄將寘辟震力辨其非説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六年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為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為盡力所活無算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

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過闕陛辭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横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捄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兵略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

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民有李希聖者謀出降械寘獄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

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判官鄒宗節求震屍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謚忠介廟號褒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趙與檡為嗣秀王德祐二年為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檡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與檡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檡有劉更生之

忠曾王阜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諳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圍城中危急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檡洪率衆巷戰兵敗被縶董文炳問之曰汝為秀王耶令能降乎與檡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問為遂殺之洪亦仗節而死又有趙孟錦者少不羈遊淮以軍功為將佐北兵攻真州每戰輙為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為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大霧來襲俄霧解日已高北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

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洲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濵

宋史卷四百五十